

# 叠溪古城瞬间消失之谜

文图 / 郑光路



这是清朝末年来四川高等学堂(今四川大学)执教的美国教师路得·那爱德在1911年冬天的早晨拍摄的,照片中很大的古城镇青瓦房栉比鳞次,城镇中街道、寺庙、祠堂都隐约可见,完全可以想见这个边陲重镇的繁荣富庶



这是英国的托马斯·托伦士摄于1920年的珍贵老照片,从另一个角度再现了叠溪古城灭亡前的一些情景

1933年8月25日15时50分30秒,四川省茂县叠溪一带发生约7.5级地震。整个叠溪古城眨眼间陷没地下,很快成为荡荡湖泊……

## 叠溪海子下有一座古城镇

从成都出发,溯岷江旁213国道而上,到了阿坝州茂县较场乡。导游小姐说:“这里有神秘的湖泊,叫叠溪海子……”深山峡谷之中,海子波光闪烁,绿如碧玉。导游小姐背书般朗朗介绍:“叠溪海子,长10余公里,最宽处690多米,最深处80多米。海子出口是一个狭窄的石山嘴,它急流滔滔,紧连着银带一般的千里岷江……”

叠溪城遗址距成都249公里,距茂县县城56公里。

一个老山民吧嗒吧嗒地吸着叶子烟对我

说:“海子下埋了一个古城呢!60多年前热闹得很,整个古镇全是瓦房,人口又多,镇上还有戏台、寺庙、祠堂,古镇里长长的街道,人来人往……惨啊,眨眼间就陷到地下去了!唉!那年闹地震后又发洪水,这叠溪古城就彻底完了,成了这些‘海子’。山里人说,阴风惨惨的日子,还能听到海子下面的冤魂野鬼在嚎哭呢!”

老头子说得活灵活现,听得人背上寒气直冒。我长年钻故纸堆,知道叠溪是历代边防要塞。汉元鼎六年(前111)时这里曾设蚕陵县,唐代设翼针县,明洪武十一年(1378)为叠溪千户所……我绕到较场乡后面,见有一块两三丈高的巨石,



巨变后，叠溪古城成了碧水荡漾的“海子”，如非说明，很难想象湖水下面竟然完整地埋着一个千年古城镇。这里成了成都至九寨沟沿线一个风景点：叠溪—松平沟景区的“神龟回游奇观”，并产生一个传说：神龟欲与海龙相会，“八仙”之一的张果老见了大惊：龟、龙怎能相聚？此违反天条！他扬鞭便打，神龟伸长颈子的模样于是“定格”为山水美景。

当地人说这是“点将台”。点将台一带保存了阿坝州最好最多之石刻造像，山壁上唐、宋、元、清各朝代摩崖石刻多为佛教造像，栩栩如生，是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有的石刻还看得清有“大唐贞观四年(630)冀州知州立”、“大元开国忠顺公玄孙刘上”、“万户刘文远引兵至此”等字样。

没有疑问，至少汉朝以后，叠溪已是兵家必争的边陲繁荣重镇。古叠溪城还有名为“龙池晓日”、“玉垒洞”等胜迹，如今飘荡的水中还可辨别出洞名题字“万壑一天”的石刻横匾。

叠溪城扼川西平原通松潘草地及青海、甘肃的交通要塞。唐贞观时筑城规模小。明洪武十一年(1378)御史大夫丁玉(他被封为平羌将军)征战此地，下令筑城高1丈，周围有390丈长，有四道城门。

我又走到一个叫“玉石板”的地方，看见有因风化模糊难辨的诗碑，有一首清乾隆三十年(1765)成都副都统托云之诗：“山中野鹤飞何处，石窟犹存宝帐图。古代战场指点在，汉关要塞杳然无。腰镰稚子横牛背，唱晚归樵觅酒炉。等说总戎零鸟阵，夜深鬼语不相呼。”

我读罢诗碑，感到这诗是有点鬼气的“恶讖”，好像已预料到繁荣太平的叠溪城将遭大难……

为弄清楚千年叠溪古城瞬间消失之谜，我查阅了许多旧资料，请教研究地震的朋友，采访当地人……花费了不少心血，1933年8月25日下午15时50分30秒，叠溪古城眨眼间消失的惨烈画面，活鲜鲜地浮现在我眼前！

### 张县长亲历大地震

1933年8月，一个头戴黑礼帽、身穿长马

褂、40来岁的中年人，来到叠溪镇，他背后还有个背枪的士兵。小镇宽阔的石板路两旁，有很多栉比鳞次的商铺、饭店、栈房，吵吵嚷嚷，分外热闹……镇上的人，有穿破旧汉人服装的，有披厚重羌藏民族长袍的，还有身穿黄军服的军人。他们都恭敬地行注目礼，有的还弯腰打招呼：“张县长，您好！您好！”

这人是当年川军28军屯垦督办公署负责人兼茂县县长张雪岩。他到叠溪古城镇“视察”。

张县长走到小镇尽头，山川形胜尽收眼底：叠溪城面临岷江，背枕高山，城体为斜四边形。城墙由片石及土砌成，城门洞与月城用大青砖砌成。城中还有城隍庙、观音殿、武庙、吉祥寺等建筑，有“楼台亭榭”、“龙池晓月”等名胜……

由江岸到叠溪镇的一段上坡路，弯弯曲曲约5公里。面江处悬崖峭壁巍然矗立，山上没有树木。陪同的叠溪王镇长对他说道：“张县长，那半山上有小洞穴，洞口有洗脸盆那么大，但不晓得有多深……如果有人向那洞口乱甩石头，立刻就会浓烟上冒，直冲天上，很快又结成黑云，眨眼间，那黑云又变成小冰雹乱七八糟坠下来，要是躲避不及，常常被那密密麻麻的冰雹打伤！”张县长：“这样的怪事，你信不信？”

张雪岩笑起来：“我初到此地还真不相信，以为是野叟玄谈罢了。可上次我来亲眼看见28军的一个士兵向那洞口乱甩石头，果然惹发此事，弄得天昏地暗……”

王镇长忙说：“这深山野沟，怪事确实多！镇上好多人还常说：夜深人静时，能微微听见地下有哗哗的潮水声呢……”

张雪岩先生1960年回忆说：“以上情况，可能是因其地下被江水入浸，土石疏松，地质早已发生变化，一遇地震，就坍塌了！”

张县长回到县城没有半月,1933年8月25日,令国内外震惊的大地震发生了!

当天中午过后,正在办公的张县长突然听见一种声音,先是若有若无,慢慢由远渐近,终于发出一种有如万马奔腾的吼叫声,又似大海里狂涛巨浪冲击而来的潮声,大地开始剧烈晃动……直觉使张县长一跃而起,慌慌张张地从县衙跑出来。屯垦督办公署、县衙里的人也在几秒钟内不约而同地奔出屋,不少人跌跌撞撞,站立不稳,倒在地上,又相互搀扶着爬起来。

张县长等人眼睁睁看着县府一长排横屋,随着“哗啦”一声巨响而倒!所幸人都跑出来了,无人受伤。

县衙中有三株古槐为明末清初时所栽,粗壮得要十人合抱,此时却从树干到树枝四面“呼呼”怪响摇晃……再往远张望,只见四山浓烟齐冒、尘雾迷空,天昏地暗,震声轰轰隆隆,不绝于耳!

张县长忙用电话询问各乡镇,“喂喂喂”乱吼一通,却无人回声,估计线路都断了。直到第二天,张县长令电话员分道抢修,南至威州、汶川,电话通了,晓得此路灾情不重。北路电话员刚行10余里,见高山与大河连成一片,已无路可通,才知道茂县以北为主要震区。

### 惊心动魄的叠溪城陷落情景

又隔一星期,难民翻山越岭络绎不绝逃难到茂县城里,许多人衣不蔽体、缺手少脚,惨不忍睹。地震最剧烈的叠溪城里九死一生逃出来的难民,哭哭啼啼来到县府。

一个男子见到张县长,惊魂未定的他嚎啕大

哭:“我是叠溪公安局工人,那天我抽空去镇旁城隍庙闲耍,老道士留我歇凉吃午饭。中午天气热,我图凉快睡在庙子角落的凉亭里。忽然听到天崩地裂样的响声,只见叠溪城整个笔直地陷下去了!一座座大山,也像在梦中,竟奔跑一般扑面而来,又齐刷刷地倒塌下来……可怕啊,整个城隍庙,就只剩下我午睡的这个凉亭还悬在岩上未坠下去!我眼睁睁地看见下面庙宇里的老道士‘啊呀’惨叫一声,他还望了我一眼,连‘救命’都来不及喊一声,眨眼间就同庙宇消失在地缝下面了……哎呀,这座城隍庙,真正就成了阎王爷阴曹地府的城隍庙。”

话音刚落,另一个人又结结巴巴地说道:“叠溪地震那天,我因住在镇外1里多的较场坝,刚好离开镇中的陷区。我见山动地摇、天地昏黄,感到大劫要到,吓得慌忙挟起两个小娃娃就跑!地面忽然崩裂成一条壕沟,我拼命刚跳过,前面又继续崩裂,又跳,又崩裂……我接连乱跑乱跳,跳了好几十个裂缝壕沟,总算命大,逃脱出来。但两个娃娃,不晓得在哪个壕坑跌死得无影无踪……张县长,你说我一个人拣一条命又有啥子意思啊!”

一个男子接过话头,庆幸地说:“我有个娃娃同邻居家另外几个小孩子在山坡上玩耍,地震时他们都吓昏了……这几个小娃娃由河东岸山坡,莫名其妙地被抛到河西岸的山上,地震完后我四处去找,嘿,居然找着了,还没有死!”

又有断了一条手臂还在渗血的男人神色凄惨、恍恍惚惚地低声叙说:“我家离镇上数里,家里六口人,地震了……我莫名其妙地被甩在一个岩石上,他们老的老小的小,五个人却被陷在河西岩腔里,只露出一个个脑壳可以伸出呼救!可



平静的村庄,新建的民居,  
展现着新的生机与活力





怜啊,那里悬崖峭壁,我一个受伤的人,没办法救人,眼睁睁看着他们一个个叫‘救命啊!救命啊!’叫声越来越弱,地上还在震……他们一个个慢慢陷进地下,没影了!”

县文庙旁一个十七八岁的学生抢过话头说:“不要说叠溪震得凶的地方,那天县城里都震凶了!我跑出教室,走到泮池台阶前,正要跳下来,妈呀,忽然好奇怪,下面石梯居然自动跳上来迎接我!我站不稳脚步,吓得怪叫一声倒在地上,腿杆都弄断了……”

县府内啼哭声、叫嚷声一片。张县长不由长叹一声:“地震时把人由这一面山推向那一面山上,如果不是目击者口述,我哪会相信!唉,听了你们的叙述,才晓得这次震动之剧烈、地形之突变,使人活生生亲见一幅沧海桑田、陵谷变迁的惊人画面啊!”

地震稍平静,张县长忙亲往灾后叠溪镇视察,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原来约10里坡行的高地,已成与江面等齐的沙岸。好端端一个鸡鸣狗吠、热热闹闹的叠溪古城,连同全部土地、人口整个陷落深渊,几无一家幸免!原山脚下出现了一条深沟,张县长派人坠绳测视,约数十丈深……

张县长站在山崖上,凄怆地叹道:“唉,这些可怜的生命,都眨眼间长眠沟底了!”

这次地震究竟是何级别?我看了四川省地震局1979年及1981年两次现场考察资料:

1933年8月25日(农历七月初五申时)15时50分30秒,茂县叠溪发生7.5级地震。震中位置为北纬32度,东经103.7度,有感范围北至陕西西安,南至云南昭通,东到万县,西抵阿坝。极震地区烈度为10度,极震区面积约209平方公里……地震造成山崩城陷,山河变貌,岷江断流,积水成湖,人畜伤亡惨重,死亡者达6800余人。震后由于地震湖崩溃,造成罕见地震水灾,致使下游沿江村镇被冲没大半,死亡2500余人……受灾最重的首数叠溪城。昔日有房屋276所,人口500余人的繁荣热闹之叠溪古城被毁埋于乱石之中,只留下一片废墟。死里余生者只15人!

但当地老人却说:“当时叠溪城那几天恰逢阴历赶‘城隍会’,游人、客商很多,城里还驻扎着军队……人口500余,应当只是叠溪城中常驻人口,到底有多少人被瞬间埋入地下,谁也说不清楚,但不会才500多人!”

## 地震后成都平原泛滥成灾

叠溪古镇深埋地下了,然而,更大的灾难还



在后面！

地震后，沿岷江及其支流松平沟、则百沟等都出现大规模山崩，填塞河谷堆成挡水大坝，形成了10余个地震湖(俗称海子)。其中最大的三个是岷江干流上的大海子、小海子和叠溪堰。

地震后的第45天(10月9日)，叠溪堰天然堤坝突然溃决，湖水倾泻而下，怒涛汹涌，吼声震天，两小时后冲出40余公里，直抵茂县城，半夜至汶川，次日凌晨达灌县。

堤坝溃决，其惊心动魄不亚于45天前地震时！

茂县一带的人，这天夜里忽听得江声轰天怒号，都猜疑老天爷又未下雨，此声何来？张县长担心大湖决口，早有戒心。他立即跳下床与一勤务兵手执电筒爬上城墙观察，远处黑压压一片，看不清晰。他们刚出城门，沿石梯才走一半路，突然一个巨浪袭来，二人恐慌万分，没命地奔跑。那浪潮妖魔鬼怪一般狂追其后，张县长刚入城数步，浪潮即席卷而至……只听得又大又重的城门和墙基砰然一声崩垮了，城楼也歪斜欲坠！张县长逃到位置较高的县衙内，急用电话联系威州，想通知威州、汶川一带低地居民，迅速迁移逃命，但无人应接，估计此时洪水还没到威州，那里的人还在梦乡呢！

所幸，忠于职守的张县长在离开督署去巡视前，已令人传锣通告茂县城中居民：“要发洪水了，速上山逃命哟！”居民早就惊恐戒备，不到两分钟已是满山灯火，县城内已空无一人……

好在洪水来得凶去得快，涛浪渐平，原来决口的湖水已泄尽了。天亮了，江水变得细流微浪，甚是妩媚可爱，与往日相同。茂县人都仿佛只是做了一场恶梦。

但洪流溃围而出，下游又遭大殃！威州城洗荡成平地，损失极大。

再下去，汶川县所属两岸居民住低洼处者无一幸免。汶川县城较高，遭灾稍轻。

岷江大洪水倾泻而下，灌县(现都江堰市)也遭重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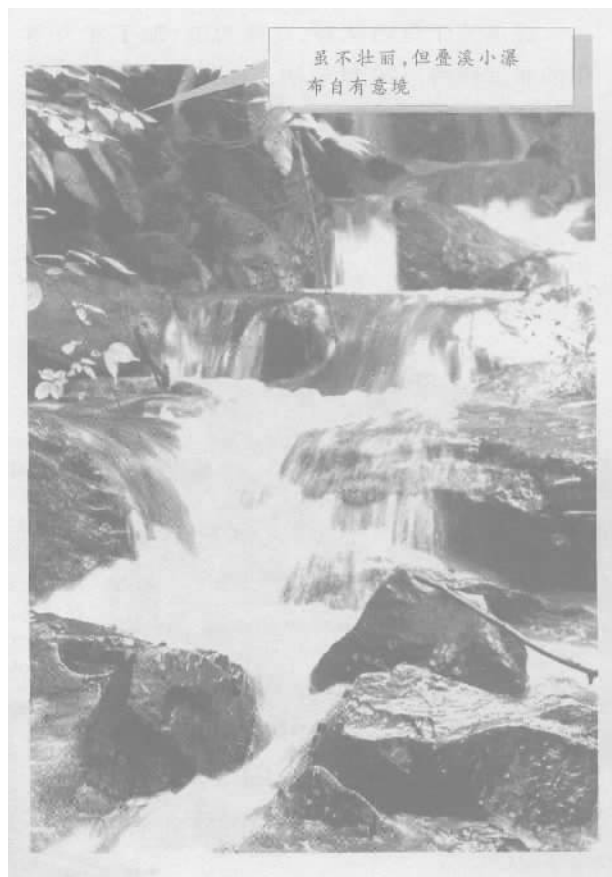
省城《新新新闻》1933年10月16日报道：“这次水灾，毁桥30余座，农田、民舍冲刷无

数……灌县境内死亡人数有五千名以上，现有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男女老幼，据收容登记已达八千六百余人……”

《国民公报》1933年10月21日报道：“灌县10月11日与汶川同被水灾，洪水位高十余丈，将安澜索桥、南岸街房居民百余户冲没无存。又将人字堤一带冲开，离堆公园成泽国，冲毁田地数万亩，溺毙人约五千名……”

据资料记载：叠溪地震后堵断岷江，形成大小海子。1933年10月9日溃坝，10月10日洪水进入成都平原，临灌县都江堰鱼嘴洪峰流量已达每秒1.02万立方米。内外江浑成一片，沿河一带尽成泽国汪洋，近河场镇街道可以撑船捞鱼。灌县被淹农田500多亩，冲毁田土3000亩以上、房屋4000余间……崇庆县淹没农田2万亩以上，毁桥近百座、田土千余亩，损毁房屋2000余间，淹毙4000多人。温江县淹毁农田万余亩，水进柳城。成都市河水高涨，部分街道水淹，西南郊淹田万余亩，损房屋数千间……

叠溪古城眨眼间无影无踪，世人已认为是



## 叠溪古城瞬间消失之谜

“旷古奇闻”；而大洪水又造成“亘古未有之奇灾”，省城人心惶惶，都说“要大祸临头了”！当时四川屯垦督办公署粗略统计：地震、洪水两次灾患，人口死伤万人以上，财产损失巨大，无法详细统计……成都平原人人惊恐，传遍顺口溜：“叠溪发洪水，数万人变鬼！”

张县长急急忙忙赶到省城，一方面报灾请赈，同时在报上发表谈话说：“可能不会再溃坝发洪水！成都市民这才稍稍镇静下来。”

此时四川大军阀刘湘正雄心勃勃，谋求统一四川军政。刘湘对张县长说：“我马上派员携款入山，并协助修治道路，凿通湖口，让川西坝的民众不再担惊受怕！”其后有关方面办理急赈，使灾民衣食暂能维持，在场镇高处修建聊避风雨的茅舍，使灾民不致流离失所，生计逐步恢复……

### 留给后人的教训

我再次到这里，遥望彻底湮没千年古城和无数生命才形成的叠溪海子，浮想联翩……

叠溪海子鸟语花香、荡荡碧波，似乎在为当年的罪过忏悔。20世纪初，四川森林覆盖率是40%，到处郁郁葱葱，1958年后的“大跃进”运动，全川滥伐森林，森林覆盖率直线下跌至9%……“文革”后有所改善，全川奋起植树造林，

到2000年11月，森林覆盖率达24%。

然而，乱砍乱伐多年来仍未根绝，后果严重：成都至九寨沟国道上几乎每年都有山体滑坡，砸烂、掀翻过往车辆的事常有发生。2001年7月，《成都商报》上说叠溪“突现红湖水”，我想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多因水土流失而致。

1993年8月，“川西羌藏旅游开发公司”立了块《叠溪地震六十周年祭》的石碑，刻道：“高于岷江270米之叠溪台地轰然陷落，蚕陵重镇荡然无存，方圆20余个羌寨覆灭，6865人瞑目九泉……丙寅年五月初九午时（1986年6月15日12时20分），叠溪大小海子天然坝倏然决口，6米洪峰汹涌澎湃，松茂之路多为水毁，松潘境内54辆旅游车，1200游客为困，洪峰之下，疮痍满目……民苦不堪言。叠溪地震，甲子一周，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天灾莫测，人事宜工。愿吾辈护生态，开富源……罹叠溪之难者千古！”

这碑文写得真好！天灾总是难免，人祸不该发生。在叠溪遗址应该建立地震博物馆，因为这是世界上保存完整的地震遗址之一。这将成为成都—九寨沟沿线非常有意义的重点景区，而不只是走马看花的泛泛景观。

那时，这以千年古城灭亡为代价的叠溪海子里长眠水底的冤魂或许会感到欣慰吧！

